

吴风越雨

难忘六角井

| 钱雪忠 文 |

适逢中秋,发小阿平邀请回甘露老家走走,其时,我离开家乡已有40多年了,中秋赏月吃麦饼、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已成为美好的记忆。

月是故乡明,水是故乡甜。当我踏上谢埭桥头,那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已然浮现在脑海之中。我沿着河浜,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小巷中,努力寻找着童年的足迹,热闹的茶馆店(书场),繁忙的老河滩(码头),神秘的眼房里(民国建筑群),高大的老义庄(谢埭桥小学)……随着时代变迁,都完全变了模样,扑面而来的是一幢幢民居小楼和崭新的村民文化公园。令我惊喜万分的,是村头那口伴随着我成长,养育着港里100多号人口的六角井,竟然遗留了下来!透过那破斑驳驳的六角井,不禁让我思绪万千,仿佛又回到了那青涩的少年时代。

六角井是港里唯一的水井,坐落在生产队稻场(集中堆稻、脱粒、晒谷的场所)西侧,听长辈们讲,水井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,为消灭血吸虫病,解决村民生活用水(农村普遍饮用河水),生产队组织人工挖掘了一口土井,井深约6米,直径约60公分,井栏呈六角形状,寓意风调雨顺,四周用水泥浇筑台面,平日里供村民担水、洗刷以及养蚕育种等生产活动。

每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六角井就热闹起来。男人们早早地扛着水桶赶着挑水,把自家的水缸盛得满满;女人们则端着大小脚盆,提着衣被或拎着果蔬食物,围着六角井台边洗刷边聊天,一时间,搓衣声、嬉笑声、舀水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;姑娘们时不时交头接耳,张家长、李家短,大姑娘说媒,小伙子相亲……在不经意间传递某种信息,显然,这里是村民们获取生活资讯的一个重要场所。

从记事起,我就与六角井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井旁的仓库与稻场,既是村民们集中议事的地方,更是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,那时,我们七八个年龄相仿的玩伴,几乎天天去那里打弹子、抛铜箍(圈)、踢百分、吸帕纸、斗蟋蟀、捉迷藏……无忧无虑享受疯玩的快乐,渴了咕嘟

咕嘟喝口水,累了趴在井口看看自己的倒影逗乐,弄得一身泥土、一身汗水才回家,少不了被大人们一顿呵斥,而顽皮的我,总是偷偷地跑去六角井边玩,等待我的必定是一顿生活了。

六角井不仅提供着滋养生命的甘泉,还启迪着村民们的智慧,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索兴趣。炎热夏天,六角井是消暑纳凉的好地方,井口冒出的丝丝冷气,给劳作一天的村民带来难得的清凉。傍晚时分,邻居们纷纷把长台、竹榻、门板架到稻场上乘凉歇息,精明的人用井水泼洒一地,瞬间把地面温度降了下来,大人们拿着芭蕉扇边扇风边闲聊,见过世面的能人绘声绘色讲起大城市里的“山海经”,尽管有时“瞎说封神榜、乱点西游记”,但小猢猻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。儿时的我特别好提问,时常仰望星空,指着星星向大人们不停地发问,什么是织女星、牛郎星、北斗星、长明星、启明星(太白金星)等等,恨不得把宇宙星空问个遍,至今,我还是个天文爱好者。记得村里有位年长的私塾先生(大家都尊称为老先生,对《易经》颇有了解),通晓经史,博学多才,但因年事已高,又不善农活,村里就安排老先生看守堆积在稻场上的稻谷。秋色夜晚,月光洒落一地,水井忽闪忽闪地发出光耀,借着月光,一群年轻人围坐在稻场上,紧盯着老先生讲述历史故事,讨教自然现象,我也“跟屁虫”似的混圈“旁听”,有时听得懵懵懂懂,就粘着老先生不放,尤其是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总是觉得听不够、没讲完似的,缠着老先生讲了一遍又一遍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后,我才读到了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封神榜》等名著的完整版。世事恍然如梦,岁月脚步匆匆,蓦然回首,已是花甲年岁,六角井似乎注定是儿时的玩伴一样,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憧憬,留给了我太多难忘的记忆。

六角井终究是要消失的,可那谢埭桥淳朴的乡情永远在我生命的长河里流淌;梦中那嘎吱嘎吱的挑水声,仿佛就是那六角井的泉水,在我的血管里涌流不止。

灯下书

南京桂花鸭

| 汤年华 文 |

仲秋的一个傍晚,突然感觉满城尽是桂花树。住所前后,一簇紧挨着一簇,不是太高,只长到2楼的阳台,但冠盖蓬勃,直径在3—4米,叶密千重绿,花开万点黄。

愉快的晚餐之后,一袭淡淡香气竟然从门缝透到玄关,如梦似幻,像是有几条香丝线从楼下牵到楼上。这大概就是“人闲桂花落”吧,情不自禁打开门,提前下楼散步。

一树一树的桂花密密匝匝,于秋雨之后天朗气清中,暗自芬芳。花蕊仿佛镀了金,叶子像是涂了蜡。她们也许并未想去惹人垂爱吧,却又高贵得实在藏不住,香得热烈直率,美得幽远缥缈。一袭桂香,敲开一年好景的门扉,吐露流金时光的密语,让橙黄橘绿的身姿渐行渐美,让穰穰满家的喜悦日渐丰盈。

沁人心脾的幽幽香气,时浓时淡,像国画上的渐变色块,暗戳戳地撩拨着心绪。这是熬过炎炎夏日之后岁月凝结的霜,是夏秋交替仪式上值得铭记的美妙时光,是我们度过艰难焦灼的日子,对否极泰来的美好向往。

事实上,桂花在北方并不多见,在古代更为稀有。因为名贵,白居易曾提议嫦娥亲自种植:“月宫幸有闲田地,何不中央种两株。”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

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李清照以群花作衬,以梅花作比,盛赞桂花,明显地为桂花鸣不平。

桂花的惊艳,远远不止半个多月的绽放,其实是恒久的回味悠长。当她与食物组合时,就是标准的“百搭王”。桂皮是中药,也是调味品。与茶结合,每每冲泡,袅袅热气中暗香浮动,滋味醇甜爽滑,余韵悠长。在南京,著名的鸭子也因为桂花,成为了知名的桂花鸭。

世人多以为南京桂花鸭里一定放了桂花,其实并非如此!南京桂花鸭,就是桂花盛开时节制作的盐水鸭。

南京盐水鸭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低温畜禽产品,先用炒盐腌,再用清卤浸,然后挂晾、浸渍,一般经过一个小时的低温煮制,使得盐水鸭的嫩度恰到好处,这时鸭肉储水性好,保持了鸭肉的多汁性。

优质的南京盐水鸭,形态饱满,肉质玉白,光泽新鲜,肥而不腻,鲜嫩异常,咸鲜可口,有令人愉悦的杏仁香等复合香气。

江苏的高考作文,曾以“盐是盐,水是水”出题,有考生以盐水鸭举例,既亲切又提分。

南京民国饮食文化文献《白门食谱》记载:“金陵八月时期,盐水鸭最著名,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。”

片羽

藕花深处

| 苏久华 文 |

小镇湖畔,有一鉴荷塘,水面被莲叶荇菜浮萍铺陈得满满当当。藕花盛开的季节,晌午的水岸安静得只剩下微风掠过荷叶的声响。偶尔,会有几只水鸟扑棱而起,抑或是断续的蝉鸣会把这古典的寂静拉开一道口子,一些关于故乡的意象便会鱼贯而入……这样的季节,我习惯于在江南的一片荷花丛中枯坐。

我就是在这个蝉将止鸣的季节作别故乡的。被露滴濡湿的裤管还没干透,客车就一溜烟地把村庄抛在了身后,刚才还在路边时而挥手时而抹泪的母亲,已经模糊得像一粒黑色的莲子。远处的故乡被一片片荷塘层层叠叠地环绕着,就像一支隐秘而巨大的莲蓬。

“只要你好好读书,就是讨饭,这个学我们也要上到底!”母亲就是怀着这样的宏愿,一步步把我送进大学校门的。临近启程的那几个黄昏,村口的池塘边总有一个赤足少年仰卧在田埂上,身下刚刚割下的青草还在吐着新鲜的汁液,眼前的天空正被荷叶一张张错乱地遮盖着,叶脉遒劲的荷叶,像母亲布满青筋忙碌的大手,在风里摇曳不定又意志坚定地想要抓住什么。被叶片筛过的天空时蓝时白,变幻着像断续聒噪的蝉鸣。那些被草汁荷香浸透的黄昏,一簇簇新蕾,像一支支箭簇指向天际,每支箭簇上都写下了一个懵懂少年怎样的心思呢?

我不知道,莲的意象是什么时候和以怎样的形式渗入我生命的。是

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?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?还是《西洲曲》……我说不清楚,只是后来回想起来,高中时的一个暑假我曾用一幅荷花素描作为礼物,成功地向同学借阅了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(这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);大学期间我曾用砚水作墨写下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那个“雨”字被我多加了几点,点点滴滴,如老屋墙面的漏痕,更像从荷叶上倾泻而下水银般的露珠(这幅墨底白字书法作品参赛获奖,也为我赢得了在大学留校行政工作之余兼任书法教师的会);后来我镜头下的荷花,一朵一朵地盛开在许多专业报纸杂志上(其中一幅还获得了国际影赛三等奖);再后来,清静无染、光明自在的莲花绽放在了我的诸多金铜造像的藏品中……只是我无法回忆和证实,这些林林总总后来发生的事,和我当年藕塘边的梦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。

青荷出于泥沼。父辈们一辈子守着那方土地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在泥沼般困顿的生活里仰面呼吸,我们就是被托举出水面的荷花,有幸能承接阳光雨露的恩泽,向光而生。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”作别故乡三十多年,从求学到留校,从高校到地方,从机关到企业,从城市到乡村,我就像一叶误入藕花深处的小舟,跌跌撞撞乘风破浪不知归路,至今还未划出年少时故乡的那片荷塘。



金秋

摄影 李玉祥